

·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23

中原夺鹿 淮海大战

ZHONG YUAN DUO LU HUAI HAI DA ZHAN

(二)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原夺鹿 淮海大战

(二)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编著
曹林平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中原夺鹿淮海大战 (二) (23)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价: 988.80 元 (全 55 册)

五十

拂晓，高山铺地区大雾弥漫，细小的水珠扑打着人们的脸。战士的衣服、枪杆上都是白色的水珠。山峦、田野、村镇、河流全部不见了。都被大雾笼罩。碧绿的马尾松，初见红叶的枫树、阔叶林都被大雾浸透，使所有的山林，草木都变成了水里的茆草，随着雾的荡漾而摇动；又像是密林里浸满了乳汁；又像浓烟含在每一棵树、每一蓬草丛里。天已经亮了，可是视线被雾遮住，一点也看不出去。

刘伯承司令员站在观察所里也观察不见，只有通过电话和部队联系。他不时看表，听着前方指挥所来的报告。看来整个地区或是大江北岸都在大雾笼罩之中。已经是九点多钟了，还不见前方有一点动静。不管远远近近都听不见枪声。人们并不操心大雾退与不退，只是静得使人不安。敌人会不会因为大雾而迟滞不前。按道理说是不会的，蒋介石此刻正在庐山，他高高在上地下一道命令，就会有人为之奔命，主要是蒋介石怕我过江。这附近又没有主力部队，这就决定了这支孤军的命运。

忽然大雾里传来步枪声，因为雾浓使得枪声显得音哑沉闷，一声一声地响着，这是张才千旅和敌人接触了。中原独立旅发现敌人就开枪射击，且战且退，引得敌人顺公路跑来。

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近。敌人发现游击队更迫不及待地前进了。只因为雾大指挥部看不清马骑山、蚂蚁山、子女山，洪武垆的清晰面目。这些小山在大雾里浸泡着，只显现出一个黑糊糊的影子。

敌人是四十军在前，八十二师在后，沿着公路疾进。

电话里传来王近山的声音：“敌人推进得很快。前边一打响，后边部队跑步前进。”电话里听出王近山高兴的声音。但他

仍然提出敌人是不是会退回去？

刘伯承司令员问：“敌人发现你没有？”

王近山说：“没有发现我大部队，它的人警惕性不高，都是大背着枪，队形不整。”

前边传来激烈的枪声。

杨勇报告：“敌人展开攻击，于清水河、子女山，洪武埡之线与我激战。王近山赶到后，以高山铺为目标进行攻击。”

刘伯承司令员说：“你那里要注意，一旦和敌人接触，敌人势必急于奔路前进，他会拚命争夺制高点。特别是洪武埡和高阳山两个高地。”

刘伯承司令员要张才千电话：“你占领大王砦，控制大王砦和通往西南的公路。独山方面由王近山负责。敌人遭到顽强堵击后，可能抽身往回跑。”

洪武埡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久又响起猛烈的炮声。看来敌人强攻不动，企图用重火器掩护步兵攻击。

杨勇电话：“敌人猛攻洪武埡。”

刘伯承司令员估计敌人企图夺路而走，因它已感到处境不妙。刘告杨勇：“坚决顶住，那是我们最后一道抗击线。洪武埡将是争夺的焦点。”

邓小平政委向军政处长杨宇说：“把担架队和牲口带到洪武埡后边，准备抢救伤员。”

李达参谋长说：“伤员抢救下来，一直送往张家塆。”

参谋报告：“群众自动组织起两千副担架到前边来了。”

杨宇转身走出司令部。

洪武埡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杨勇把杨俊生旅摆在洪武埡，就是准备着一场拚杀。杨俊生把一个团放在洪武埡；一个团控制在子女山。

敌人大部队进占清水河村，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向洪武

恼，不住地增加攻击兵力，发起猛烈的冲锋。看来敌人已经发现他们的处境不妙，他们遇见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刘伯承的主力部队，这出乎敌人的意外。蒋介石的命令是：刘伯承攻陷武穴和望江，企图渡江南窜。武穴距高山铺百十里路，以为不会在半路途中遇见强敌。

敌四十军敏锐地感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在豫北和刘伯承打交道。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曾经在邯郸外围全军覆没，军长马德五被擒。一听到枪声就该判断出来：他们的当面是刘伯承的主力，于是决定全力以赴，夺取洪武隘。拼命发起猛攻。

刘伯承司令员要王近山电话：“敌人过完了没有？”

王近山说：“敌人全部过完。我以三个营控制了马骑山，另一部控制了独山。”

刘伯承司令员要陈再道电话：“敌人已经全部进入我伏击圈，要更多地考虑，以备不测。敌人手边有五个团，可以一战。你准备参加战斗，防备敌人突破我设伏线。把你的部队西移，靠近界岭，控制界隘通武穴的公路。”

十点钟后，大雾散去。一切景物历历在目，敌人炮火射击过后，步兵像蚂蚁一样密集地向洪武隘高地上冲击。

战斗从上午九时开始，一直打到黄昏。击退敌人九次冲锋。杨勇没有采取出击手段，就是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既然敌人已经进入重围，四外又没有敌人援兵，我就可以稳扎稳打。

敌人一整天饭都没有吃，部队全部摆在野外，攻击不成，锐气大减，一天的连续攻击至少有一个团失去了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有孤注一掷，以求一逞的可能。

四十军进占清水河，八十二师据高山铺。两村相隔三里路。入夜，清水河、高山铺村内村外烧起大火，把整个河谷映得通红，照得稻田里的水好像燃烧起来，反射着红光。敌人挤在一起，熙熙攘攘乱成一团。到处埋锅造饭。一边赶着构筑工事、挖射击

掩体。防我夜间袭击,用火把高山铺、清水河团团围裹。做成火的防卫圈,不时用机枪和迫击炮向外盲目地射击。

刘伯承司令员观察敌人的情况。看来敌人不像固守待援的样子。因为敌人的援兵只有从天而降,从地面上是怎么也来不及了。敌人匆忙地埋锅造饭,准备明天突围。当然,蒋介石会有反应,因为蒋介石此刻正在庐山,四十军和八十二师的命令是他下的,自然不能坐视不顾。

刘伯承司令员走向司令部。李达参谋长打开地图,人们围上去。明天是关键的一天,从今天情况分析,敌人战斗力相当的强,火力很猛,攻击力也不弱。第一次攻击受阻之后,很快组织起第二次攻击,炮兵很快调上来和步兵协同作战。都表明敌人急迫的心情。必须充分了解敌人的实力和心理状态。

李达参谋长说:“必须迅速解决战斗。以一旅、二旅、中原独立旅八个团的兵力,于二十七日拂晓后,割裂清水河村和高山铺的敌人,尔后总攻清水河。以一纵十九旅从牛角坨出击,占领父子坳,切断高山铺敌人的退路,尔后协同六纵攻击高山铺敌人。十六旅于二十七日前赶到高山铺以西,以一部控制独山,主力协助歼灭八十二师。命令陈再道推进到广济西北之许家铺。陈锡联推进到凉亭河,准备扩大战果。”

刘伯承司令员点头,按这个方案布置。部队迅速赶到指定地点。把外围部队调近来,控制在战场附近。命令下达。

刘伯承司令员在屋子踱起步来。遇到这种情况,别人就不来打扰司令员了,因为司令员要考虑问题。这个部署,是我方的打算,司令员还在替敌人着想:敌人手下有五个团的兵力,固守待援是死路一条,突围是上策。向东突围,已经尝试了一天,突围不成,那就掉头往南。只有这两条路可走。刚才看到敌人的牲口都没有下鞍架,这是走的迹象。但是防我攻击,做了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备。如果我先敌行动发起攻击,伤亡必大,这是首先

要考虑的问题。敌人不会束手待毙,那就等敌人先行动。四十军也是北方兵,一直在河北平原上作战,和我同样不习惯山地水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守的一方有利: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敌攻我守最为相宜。他一边思虑着一边说:“我目前装备差,火力减弱,发动进攻于我不利。”

李达参谋长问:“我们部署变动不变动?”

刘伯承司令员说:“部署不变。把先发制人改为后发制人,部队就地待命,以便适时出击。”

张华明白司令员的意思,四围没有敌情,不必以强攻来增加我的伤亡。因为没有穿上棉衣,部队疾病减员已经达到最高水平。司令员这一措施是英明的,经过千思万虑,知彼知己。一切决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也决定了指挥员的聪明俊智,没有这一切会丧失一切有利的条件。

天明,敌人同时向洪武埡和马骑山两个高地,发起了猛烈地攻击。从高山铺到清水河大路上,摆满敌人的辎重。

刘伯承司令员看到这一情况,向杨勇说:“坚守阵地。以火力杀伤敌人;同时把预备队隐蔽前移。”他指着马骑山说:“昨天敌人猛攻洪武埡,是为了夺路前进。但是没有成功,所以又有了新的企图。但是敌人的行动暴露了他控制马骑山、掩护他向西南逃跑的意图。攻击洪武埡是佯动,为转移我的注意力来分散我的兵力。立刻通知张才干,敌人可能从他那里突围。要做好准备。”又要王近山电话:“敌人可能从西南公路上逃跑。”说完,司令员看表,向李达参谋长说:“命令各参战部队,准备好,待命出击。”

刘伯承司令员向张华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敌人考虑了一夜,统一了思想和行动。鼓足勇气发起攻击,一求一逞。这时我坚守阵地,避其锐气,待敌人攻势受挫,我再以盛气临之,击其惰归。”

刘伯承司令员一夜没有合眼，兢兢业业，审慎周密，考虑着最佳方案。这一仗打好，震动必大，对大别山人民和军队关系重大。借痛打蒋介石而向蒋介石要时间，并要以很少的代价取得这一成果。

敌人开始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尔后是流水似的机关枪声。密集的机关枪持续射击的时间，就是敌人步兵从冲锋出发地到达我阵地前沿所需的时间。刘伯承司令员专心地聆听着；一面不时看表。他向杨勇一再问敌人攻击的情形。

杨勇报告：“敌人火力很猛，步兵攻击动作不如昨天，迟迟疑疑，攻而不猛。”

司令员又问王近山：“看得见高山铺的情况吗？注意敌人的动向。”

王近山说：“敌人准备出发，部队都拖在大路上。”

刘伯承司令员说：“手榴弹一打，立即发起反击。山坳部队同时出击。”

忽然，刘伯承司令员停止说话，全屋宁静，敌人攻势达到顶峰。司令员下令“出击”。刹那间，随着一阵手榴弹声，部队发起反击。端着刺刀跳出工事，把敌人从高地上压下来。山坳里的部队也发起攻击。一片可怕的喊声和手榴弹声震颤了河谷，真是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战士像出山猛虎扑向敌人。

敌人还没清醒过来，已经失去反手的机会，从高地上溃败下来。跟着被赶出村镇，被赶下公路。王近山、张才干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杨勇部队从正面压过来。敌人乱了营：人、马、大炮，辎重黑压压的铺天盖地涌进了水田，陷进一尺深的泥沼里。一万多人绝望了。

十月二十七日，四十军及八十二师五个战斗步兵团，被歼灭在湖北高山铺地区。

五十一

蒋介石高高地站在庐山上。刘伯承高山铺一仗，使四十军及八十二师全军覆没，另外八个军被刘伯承甩在大别山北麓的穷山僻壤和崎岖的山路上奔波，一无所获。他完全摸不清刘伯承的底细，更摸不透刘伯承的用兵。他还是采纳了郭汝瑰的建议：不许刘伯承有立足之地，穷追不舍。因为刘伯承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作为他自己，也愿意相信：刘伯承已经在大别山站不住脚了，企图渡江南窜。所以才招致这场失败，丢掉两个师。

郭汝瑰说：“大别山形势突然恶化。意味着刘伯承在大别山上站住脚跟。陈毅攻陷陈留，陈赓东来，李铁军难于招架，险些被擒于韩城。明显地看出共军在中原意图构成鼎足之势。”

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他在刘伯承手里栽的跟头太多了。说明他对刘伯承判断错误，加之措施不力。蒋介石情绪败坏到极点，他一个人走到落地的玻璃窗前，一言不发。

窗外风景如画，此时正是庐山上最好的时光，天气爽朗，金风萧瑟，举目所及，山水苍茫。但是这些吸引不了一个脱去了尘凡的人，蒋介石陷入不愉快的回忆里：九月登庐山，是他追堵刘伯承，在大别山上遭到失利之际。今天是接到四十军及八十二师的噩耗。美景对他有什么用处？这次不单是不快，而是压抑。

派飞机去高山铺侦察。飞机在高山铺上空盘旋，什么也没发现，只是青山依旧，绿水长流，一如既往。电报向蒋介石报告：高山铺地区已经空无人迹。

蒋介石不语，他再不愿想这个仗将决定他的命运。他只是想，再投入兵力，解决大别山问题。把十八军、二十八军投入大别山，以二〇三师守九江。

郭汝瑰说：“调一个军守九江则可，调两个军投入大别山则

无济于事。”他陈述理由：“九月一个月，刘伯承广略大别山各县城。十月直逼长江，攻望江，陷武穴。歼四十军、八十二师于蕲春。我几个军留在大别山北麓，围剿落空，一无所获，与其增加一两个军，不如想更为彻底的办法。我的意见，以十四军、八十五军为一路，以七军、四十八军为一路，以二十八军、二十军为一路，进入大别山腹心地区，其余部队全部在四围堵截。以十八军扫荡黄泛区，而后以阜阳、太和为中心，东可控制涡阳，南可控制三河尖，驱逐陈毅而代之。再以五军配合八十四军，进击鲁西南，切断刘伯承的补给线。如此则全局皆活。”

郭汝瑰指掌谈兵，为了挽救中原的败局而给蒋介石出谋划策。

蒋介石在大政方针问题上，是不许别人出主意的，他不愿意采纳郭汝瑰的意见，不愿意让人牵着鼻子走。八个军对付不了刘伯承四个纵队，胡璉一个军更对付不了陈毅，以邱清泉进击鲁西南已无必要，如果那样会使兵力更加分散。江北战局每况愈下。郭汝瑰的计划能力挽狂澜吗？

顾祝同走来报告：“将领们已经到齐，请主席训示。”

将领们戎装齐楚，威严壮观。他们从各个战场上赶来庐山。中原形势大变，人们怨声载道，互相指责，诋毁，奚落，谁也拿不出良策，只是纷纷议论山东、陕北、中原战线；议论刘伯承、陈毅、陈赓。议论胡宗南；也议论蒋介石两次登庐山，亲眼看着高山铺五个团的覆灭。

“站在庐山可以望得见蕲春吗？”

“听得见炮声吗？”

“炮声是我们的还是刘伯承的？”

“我们的。刘伯承的炮都丢光了！”

“五个步兵团毁于一旦，毁于刘伯承之手。”

“大别山如今成了一根很粗很硬的骨刺，卡在我们的喉咙

里。”

“刘伯承兵临长江，这是致命的一步。”

“陈毅南来。共产党内不乏高明的棋手。”

“陈赓兵扣潼关，胡长官卷旗南返。‘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共产党在中原已经布成鼎足之势，必须集中兵力于中原和共产党决战，否则无望。”

“现在共产党的办法，就像聊斋上竖牧斗母狼的故事，两个牧童各抱一个狼崽，各据一棵树，打得狼崽嚎叫，母狼在下边来回奔跑，莫可奈何，最后累死。”

蒋介石抖擞精神，器宇轩昂，两眼闪射着严厉瘆人的凶光，大步走进来。

将领一见全体起立，行注目礼。

蒋介石此刻显得镇静多了，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向人们示意，坐下。

将领们正襟危坐，等待训示。

蒋介石本想把人们骂一顿，骂人们不听他的话，不照他的指示办事，不读他的《剿匪手本》，以致于看着失利。最后他还是忍下来，因为这一切都有他的命令，他自己调动的部队，直接插手指挥。别人没有说话的权利，最好不谈这些，免得桂系白崇禧等人幸灾乐祸。所以蒋介石决定，只作一般地告诫。再把共产党大骂一顿，给将领们打打气。他说：“古今中外的战术，没有别的秘诀。只有以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以敌人的战术来打击敌人。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如此未有不胜利的。反之，如果胶柱鼓瑟，守成不变，只赖本身的力量，只用自己的办法，那是绝对不能克敌制胜的。须知《剿匪手本》不是我凭空设想出来的，是根据前方将领作战不断挫折、损失的经验，和积累无数将士牺牲和痛苦编纂而成的。你们如果忽略了《剿匪手本》规定的原则，不注意

我的手令，就一定要陷于重大的错误之中和无意义的失败。”他走了两步继续说：“我们剿匪战争的原则：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而匪军恰和我们相反。他们是战略取守势，战术取攻势。这样守的战略一定要失败的。他们提出：打强，强亦弱；打弱，弱也强。这是共军力量空虚，不敢与我主力决战。匪军外无支援，内不能维持，有什么理由幸免于覆灭呢？只要我们高级将领振作精神，就能以完成戡乱建国大业。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血性，没有志气。各将领必须记住一句话：‘帅克在和，不在众。’如果大家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则不相救，那就没有不被共军各个击破的道理。”说到这里，蒋介石再也忍不住了：“我们队伍显著的缺点就是谎报军情，夸张胜利。没有和敌人接触，就报敌人几个纵队到了我的当面，几个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实际上只是少数敌人。一经接触就夸张胜利，就是打死敌人几万。须知共军是避免和我主力作战的。要消灭他几千几万是不可能的。”

这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把脸转向胡宗南。胡宗南的脸顿时羞成一块紫布。谁都知道他进入延安时，延安是一座空城，胡宗南却大肆宣传，歼灭共军一万多人。蒋介石自己也大吹大擂，通令嘉奖。现在都忘光了。

蒋介石说：“这种夸张的报告，一望便知是假的。谎报军情，夸张胜利，不仅是军人的不道德，简直是无耻的罪恶。”

郭汝瑰把一份共军日记抄本送到蒋介石眼前说：“这是拣到一本共军下级军官的日记，看：刘伯承的下级对刘伯承的观感。刘伯承勤奋好学，生活俭朴，每战亲临前线。”他说：“我对中共分子的勤学精神，光明磊落风度，颇具好感。应当使我们将领引以为鉴，给腐败无能之辈以沉重的耳光。”

全场大惊。

蒋介石把那抄本收下说：“我们如不励精图治，会死无葬身

之地。”他把话煞住。这次没有点将领的名，没骂任何一个人，没对谁查办。但是蒋介石突然把目光扫到国防部长白崇禧的脸上，把白崇禧吓了一跳。白崇禧正在心里评论蒋介石的讲话。遇到蒋介石剑一样的目光，使他的心紧缩了一下。因为顾祝同和郭汝瑰商量好，而且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把白崇禧抬出来。

蒋介石说：“健生，你在九江设立国防部前进指挥所，在国防部管辖之下，统管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江西五省军政大权，指挥对刘伯承作战。”

蒋介石不想自己再赤膊上阵了，他自己指挥和刘伯承打的这几个回合，包括鲁西南在内。杀得他汗流浹背，弃甲拽兵。兵多将广能奈刘伯承何？倒让白崇禧在一边看笑话，他已经觉察出，白崇禧对他的方略不置可否，一味顺从，这是把他蒋介石往深渊里送。他想：桂系在等待我的垮台。

白崇禧没有推辞，也没有反驳。他知道这是蒋介石想把他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拿下来，把大别山这一道难题让他来作。解决不了大别山问题，拿白崇禧是问。解决了大别山这个心腹之患，蒋介石也不会对他另眼相看。

白崇禧提出一个条件：“中原兵将由我指挥、调动。否则另请高明。”

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

白崇禧有自己的打算，既然让他白崇禧出来解决大别山问题，他也想借机掌握兵权，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抓到自己手里。他明白蒋介石的全部用意，但是自己也想作周瑜，把东吴的兵权抓在手，设帐柴桑口，让蒋介石看看“小诸葛”的本领。很明显，蒋介石对刘伯承已经一筹莫展，中原已成败局。他白崇禧要作一个力挽狂澜的人。

五十二

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前进指挥所，为了向蒋介石显示一下自己的本领，颇为自得。国防部长只是徒具虚名而已，他要的是军事上的实权。

白崇禧下令调邱清泉的五军、附七十五军，进到淮阳以北地区，钳制陈毅南下。从山东战场调九军、十八军、二十五军、二十八军；从豫西调二十军加入大别山作战序列。加上大别山原有的七军、四十八军、十四军、四十军、五十二军、五十六军、五十八军、八十五军、青年军二〇二师，二〇三师。命令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调动完毕，作好进剿大别山的准备工作。具体部署如下：八十五军从湖北黄陂北进；二十八军从广济、浠水向英山，七军自太湖向罗田移动；二十五军自安徽潜山向岳西移动，四十八军、五十八军进驻商城，十八军进驻光山，五十六军进驻罗山；五十二军进驻信阳；二十军进驻确山。从命令下达之日起，一个月的调动和装备期限。各部立即按计划向指定地点开进。

从白崇禧这份清单来看，他调动的部队是够庞大的，也是强大的。它囊括了蒋介石在中原的大部嫡系和精锐部队。从部署上看，白崇禧采纳了参谋长郭汝瑰的建议，以五支主力部队进攻大别山腹心县城，目标是岳西、英山、罗田、新县、金寨、麻城。四周又有重点防守堵截。同时侧重西面和北面，防止刘伯承西去或北去。调邱清泉南来，为了隔绝两淮和大别山的联系，防止陈毅扯肘。

白崇禧宣布：“任何人不许中途抽走用于大别山的部队转用于其他战场。”这是对着蒋介石说的，不许越权动用他的部队，无权越级指挥。他企图在大别山，在豫、皖、苏、鄂、赣五省，大权由他独揽。

蒋介石同意。蒋介石此刻已近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共产党已经不像蒋介石说的：战略上取守势。它现在战术上取攻势，战略上也取攻势了。蒋介石反而被迫取守势，采取战略防御了。这是个根本的变化，蒋介石不敢正视这一点。企图作最大的挣扎以挽救他的败局。但是他还不知道，他将要吃的是什么样的苦果。他只想到迅速解决大别山问题，置刘伯承于死地。

这庞大的军事计划的执行，车辆轮船运输，物资的补给，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兴师动众，旷日持久，一个月的时限不算长，但这一个月对蒋介石来说，真是度日如年，如坐针毡。

白崇禧却是紧紧地掌握着兵权，催促部队执行他的命令。以期届时完成部署，发起总攻，给大别山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时任何人都无权改变他的决定。

五十三

在高山铺战役之前，刘伯承司令员说：向蒋介石借一个月的时间。果然是一个月的时间。白崇禧设帐九江口。九江，曾经是江州司马白居易夜晚送客、听到琵琶声泪湿青衫的地点，而今是白崇禧为司马，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手榴弹声，代替了凄绝哀婉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声。哭的不是江州司马，而是蒋介石了！

大别山的人民和军队高兴起来。

刘伯承司令员的脸上露出欣慰之色：“赶做冬衣。而今已经是霜寒露重的季节了，我十万健儿依然是身着单衫啊！”

命令从胡凉亭往下传：“部队分散开解决棉衣。一纵到蕲春、广济地区。二纵到黄梅、宿松。三纵在皖西。六纵到黄冈。抓紧时间。”

指挥部从胡凉亭北移。

沿蕲水上行。蕲水发源于大别主峰——一六〇公尺的桐山，蜿蜒南下，通过一片丘陵地带，在蕲州流入长江。从胡凉亭溯蕲水北上，经过张家塆再到鄂皖交界的刘家畈，过了刘公河进入大别山深处。蕲水两岸山峦起伏，林木参天，山峰秀丽，涧水怡人，清澈见底。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风光观赏不尽。而进入大别山就开始了紧张的生活，人们忘了饱赏一下大别山媚人的风光。只有在战斗取得了胜利和下一个战役到来之前，才得到一个短暂的空间，得以比较轻松地走一段路程；才有心观赏一下被忽略了的绿水青山。蕲水两侧风光旖旎，景物诱人，路上林木成荫，秋花争艳，宛如和平盛世登高作远足旅行。刹那间使人忘了战火硝烟，也忘了消逝的年华，又回到青春岁月，无忧无虑，摆脱凡尘，踏遍青山进入桃花源里。桃花源曾经是陶渊明的理想天地，陶渊明的故乡就在对岸江西彭泽县啊！人们沉醉在这一恬静的深山幽涧里。只有军政处长杨宇，考虑着迫切要做的事情。他走近李达参谋长说：“到地点量量首长身子的尺码，好做棉衣。”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斗争这样的残酷，保障首长身体健康，是当前头等大事。但是刘邓想的不是自己，是大家，是十二万南征将士。

邓小平政委看了杨宇一眼说：“先尽下边，直属队的一大坨子人。”

杨宇说：“都有了。”

刘伯承司令员说：“杨宇，这次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听了就让人身上觉得暖和。”司令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一桩心事，终于解决！”

李达参谋长说：“去年这时候，蒋介石想进邯郸，未逞。今年我们却见到了庐山。”

刘伯承司令员说：“我们赶他下太行山，今年他报复我们，想